

## 王石：人究竟为什么活着 60 岁才是开始



### 打开自己、保持好奇、拥抱世界

剑桥大学有一位颇有成就的华人，在剑桥大学工作十几年，当上了院士，很不容易。但我发现他与学院内其他英国同事缺少交流。我去学习三个月，就与英国老师们很熟了，进入了他们的圈子，见面都会熟悉地打招呼。这位华人院士很奇怪，问我怎么会与大家这么熟悉，说他自己这么多年在剑桥，与这些英国老师没有多少交往。这位院士为什么难以进入英国老师们的圈子？我想，是因为华人院士的中国胃。华人院士不吃西餐，每顿饭都要回家吃中餐。英国老师们多在俱乐部吃饭，吃饭时就是交流聊天的时候，有时一顿晚饭会吃到晚上 10 点。吃饭就是思想和情感交流最好的时候。我每到一个新国家新地方，都坚持吃当地的食物。想拥抱世界，要有一个拥抱世界的胃。拥抱世界的胃，帮我很快融入了剑桥大学的教师圈子。

### 坚守一个习惯，就等于向世界关上了一扇门。开放自己，接纳新事物，就是融入新世界。

对外部世界保持好奇，乐于交流、分享、连接，力求去理解、接纳对自己来说是新鲜的事物，海纳百川，纳入外部的新知识、新感受、新资源和新力量。华人院士的一个中国胃，就使他错过了诸多与同事朋友交流分享连接的机会。

### 不会理性思考，你就不是人

在哈佛学习期间，我体会到哈佛的自由与奔放。刚到剑桥，感到剑桥太传统，一个有八百多年历史积累的学校，清规戒律多，等级色彩重。担心适应不了。随着深入其中，慢慢体会到，这些清规戒律中表现出来的等级森严，不是行政和人格的等级制，而是一种学术等级，对知识的尊重。例如，只有院士才有停车位，只有院士才有资格在草坪上踏草行走。正式集会场合，从穿着打扮就能看出不同人在知识成就上的等级。这些传统，有些是正式制度，有的是约定俗成的。剑

桥的等级制，是学术等级制，是对知识贡献者的尊重。剑桥大学里对知识贡献高度敬重的氛围，有一种特别的文化力量。

**“我思故我在”，按笛卡尔对人的定义，理性思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征，当人不理性思考之中时，这人就不是人。理性思考的结果，就表现为发现知识和创造知识。知识的发现与创造，使人成其为人，使人类拥有了与动物世界不同的文明的演进。**

一个社会之中，什么成就是最受大家尊重的？从寻常人的回答可看出这个社会的文明层次。当“这个孩子有官相，长大要当官”成为赞美之辞时，当学校的最高权威是行政领导而非专家教授时，这就是一个官本位社会，官员拥有权力和资源，受大众羡慕。官员是财富分配者和秩序维护者，官员并非知识、财富的创造者，一个官本位的社会，不会是知识持续突破的社会，也不会是一个可持续发展之社会。带来新知识者，带来新财富者，这两者被尊崇，则人心智的力量就流向了知识创新和经济创新了。未来的制度变革，其实本质就是重新调整社会的价值制度，尊重什么否定什么，以此引导资源的新配置。

### **从野蛮生长到专业生长**

在剑桥，有种做梦的感觉，似乎现在仍沉浸在梦中。我喜欢划赛艇，在波士顿参加过比赛，在日本参赛还得过奖。一天，院长对我说，听说你喜欢划赛艇，你在剑桥当访问学者期间，愿不愿参加赛艇俱乐部？我说好啊。院长就进行了安排，告诉我何时何地去找谁训练。我按照院长的指示去了，没有让我下水划，而是先接受训练。教练训练了我1个半小时，那个累！长期没有这样累过，腿都抽筋了！训练完后，我推着自行车，一拐一拐回宿舍，嘴里哼着歌。是哼着歌回去！那个舒畅！我从来没有被这样训练过！这训练方法太好了！我跟人说起这事，人说，剑桥有30几个俱乐部，你查一下那个俱乐部的情况。我就上网查了一下，这是“剑桥大学赛艇俱乐部”，有百年历史，是世界最高水平的赛艇队，是出世界冠军、奥运冠军的俱乐部。你说，这是不是做梦？

还有，一位老师训练我讲英文。我说，我学的是美国英语，不熟悉英国英语，这老师说：“世界上只有一种英语，英国英语的说法是错误的。”那训练办法之独特有效，让我想起《国王的演讲》电影中的办法。从来没有人这样训练过我，我也从来没学得这么快过！

走过一个学院，那是“三一学院”，那是牛顿走过、停留过、在苹果树下休息被掉下来的苹果启发出伟大思想的地方！我现在还在梦中，还没有从梦中缓过劲来！

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持续积累，是人类文明最宝贵财富。从野蛮生长到专业生长，中国正面临大关。

### **人生 60，才是开始**

对学习新东西好东西，王石有一种强烈的兴奋。他希望更多朋友分享到这种感受，想组织一些朋友去剑桥体会体会。心灵开放，永远年轻，永远有那么点做梦的感觉！

还有以下这些，餐桌上随手记下的，王石说的句子。

你不抛弃自己，没有人能抛弃你。

追求完美，允许残缺。人生 60，才是开始。52 岁时，我登完珠峰下来说：五十岁是一个成功男人的开始。现在 63 岁，我感到现在才是一个开始。

### **人活着为什么?长寿很重要，但你只要活得精彩，长寿不长寿就不重要了。**

过去，我的心态是全方位拥抱西方世界。到哈佛学习，我关心的是“从哪儿来到哪儿去”，开始关心中国文化，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，因为我们是从这传统中来的。选了中国传统哲学课，对一切，要自我更新，重新认识。

到哈佛之后，体会到登知识的山峰，比登珠峰难得多。决定放弃原计划的再登珠峰，要集中时间和精力登知识的山峰。

哈佛学习，真辛苦!经常在早上 3 点才做完作业，还睡不着，还得按时去上课，真怕得抑郁症。考试的时候，20 分钟就有人做完走了，到 50 分钟时，教室只剩我一个人，还没做完，急着要做完。也想过放弃，但最后还是逼自己，死记硬背，不放弃。

总有一些心理暗示，老了，不用再辛苦动脑子。成功了，不用再这么辛苦了。经过哈佛和剑桥，强烈感到，脑子回到了 20 年前。

剑桥有名的中国人，一个是徐志摩，他写了诗，一想到剑桥，中国人就会想到徐志摩。其实，在剑桥这种人类知识殿堂中，几首诗排不上位子。一个是金庸。金庸 82 岁到剑桥来读书，读完了硕士和博士，都是硬梆梆拿下来的。